

THE
DARK TOWER
黑暗塔
番外

穿过 锁孔的风

〔美〕斯蒂芬·金著 | 于是 译

THE WIND
THROUGH
THE KEYHOLE
STEPHEN KING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THE
DARK TOWER
黑暗塔
番外

穿过 锁孔的风

〔美〕斯蒂芬·金著 | 于是 译

THE WIND
THROUGH
THE KEYHOLE
STEPHEN KING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穿过锁孔的风/(美)金(King, S.)著;于是译.

—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3

(斯蒂芬·金小说系列)

ISBN 978-7-5321-5038-0

I. ①穿… II. ①金… ②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95058 号

Stephen King

THE WIND THROUGH THE KEYHOLE

Copyright © 2012 by Stephen King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Lotts Agency Ltd.
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

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., Ltd. 2013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9-2013-371

责任编辑:秦 静

选题策划:吴文娟 任 战

封面版型设定:聂永真

封面设计:董红红

穿过锁孔的风

[美]斯蒂芬·金 著

于是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csbcm@publicl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bcm.com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
开本 670×960 1/16 印张 19.25 字数 225,000

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038-0/I·3961 定价:35.00 元

献给罗宾·弗思，以及奇迹动漫工作组的兄弟们。

前 言

很多翻开这本书的人追随罗兰和他的团队——卡-泰特——已有多年，其中不少人是从头追起的。其余的，便是新读者和传说中的忠实读者——我希望人数仍是很多——他们可能要问，如果我没有读过“黑暗塔”系列小说，能读懂、并享受这本书吗？我的答案是肯定的，但你需要先记住几件小事。

第一，中世界和我们的世界是毗邻并置的，还有很多重叠部分。某些地方有连通两个世界的门，还有些地方稀疏薄弱，以至于两边的世界真的会融合到一起。罗兰的卡-泰特包括三位成员：埃蒂、苏珊娜和杰克——他们都被抽离原先困扰深重的生活，从纽约被拽到罗兰的中世界使命中。他们的第四个旅伴叫奥伊，它是貉獭，土生土长的中世界动物，眼睛外有一圈金边。中世界非常古老，崩解倾颓，妖孽怪兽横行，魔法也不可信赖。

第二，来自蓟犁的罗兰·德鄯是一位枪侠——在日益无法无天的乱世中倾力维稳的小组织中的一员。如果你把“蓟犁的枪侠”想象成游侠武士和早期美国西部首领的奇特组合体，那就八九不离十了。枪侠中的大多数人——尽管不是全体——都是古老的光明王^①传人，光明王也就是亚瑟·艾尔德（如我之前所说，两个世界是有交叠的）。

① 原文为 the White King，是光明一族的领袖，在前七本“黑暗塔”中，光明一族又被译为白族。

第三，罗兰的一生都活在恶毒的诅咒里。他杀死了生母，因为她有了一段外遇——基本上可以断定那是违背她意愿的，也显然违逆了她本应明晰的判断力——你将在这本书里看到这场外遇的对象。尽管那是一次意外，他却认定自己对母亲的死负有责任，从青年时代起，佳碧艾拉·德鄯之死就如悲伤的鬼影萦绕在罗兰的心头。在“黑暗塔”系列的七部小说里，这些事的来龙去脉得到了充分的描述，但对于刚刚拿起书的新读者来说，我认为了解这些就够了。

我还要对那些长久以来不离不弃的老读者们说，可以把这本书插在《巫师和玻璃球》和《卡拉之狼》当中……也就是说，介于黑暗塔系列第四部和第五部之间。

至于我，当然很乐于发现老朋友们还有话要说。多年后——在写完七本小说后，在我认为他们的故事已经讲完了之后——能和他们再次相遇，真的如同得到一份厚礼。

斯蒂芬·金

2011年9月14日



暴 冰 煞



1

绿色宫殿终究不是奥兹的翡翠宫殿，如今已成坟墓，葬着那个让人不舒服的老头——罗兰的卡-泰特所知的“滴答老人”。他们离开那里之后的几天里，男孩杰克开始越走越远，把罗兰、埃蒂和苏珊娜远远甩在身后。

“难道你不为他担忧吗？”苏珊娜问罗兰，“让他一个人躲得那么远？”

“他有奥伊陪着呢。”埃蒂说的是那只貉獭，它总黏在杰克身边，把他当作特别的密友。“奥伊先生能和好人们友善相处，但一见坏人就会露出满嘴利牙。盖舍那家伙发现了这一点，所以没好果子吃。”

“杰克还带着他父亲的枪。”罗兰说，“他也知道怎么用。一清二楚。而且，他不会远离光束之路的。”他用断指之手指了指前方。低沉的天空里几乎没有浮云，只有一条细窄的云缓慢地向东南方游移。如果之前那个自称 RF 的人说的是实话，那就将是“雷劈”的方向。

黑暗塔的方向。

“可是为什么——”苏珊娜刚开口，轮椅就撞上了一个土包。她转身对埃蒂说：“宝贝儿，你推着我的时候留点心啊。”

“抱歉，”埃蒂说，“公共设施部门最近疏于维护这段收费公路。准是在琢磨多坑点儿预算呢。”

那不是收费公路，但确实算条路……或者说，曾经是条路：两条若有若无的凹槽、时不时出现的破败棚屋，都标示着所谓路的走向。那天一大早，他们甚至走过了一间废弃的商店，招牌上的字都快看不清了：**图克边境商贸**。他们进去想找些补给品——那时候，杰克和奥伊还和他们待在一起——结果什么也没发现，只有厚厚的积灰、陈旧的蛛网，还有一具骨骼——要么是只大浣熊，要么是条小狗或貉獭。奥伊饶有兴趣地闻了闻，出店前还往上面撒了一泡尿，然后走到老路中央的土包上坐下来，用弯弯的尾巴绕着身子。它面朝来时的路，在空气里嗅着什么。

这几天，罗兰时常看到貉獭这样做，但他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独自思忖。也许有人在跟踪他们？他不太相信有这种事，但貉獭的姿态唤起了某些遥远的记忆：它抬起鼻头，双耳刺痛般扇动，尾巴卷起来，仿佛有所暗示，但这一切并不能让他明确地联想到哪件事。

“为什么杰克想独自待着？”苏珊娜问。

“纽约的苏珊娜，你认为这值得忧虑吗？”罗兰反问。

“是的，蓟犁的罗兰，我认为这很值得忧虑。”她的笑容很亲切，但眼底深处还是会闪现另一个灵魂的恶毒品性。罗兰认得出来，是黛塔·沃克，苏珊娜的另一面。黛塔永远不会彻底消失，但他不会为此遗憾，因为要不是昔日的怪女人黛塔始终深埋在她心中，犹如一片拒绝融化的冷冰，苏珊娜就不过是一个膝下无腿的俊俏黑女人。只要有黛塔在，她才是人们需要严正以待的人物。危险的人物。枪侠。

“他要把很多事想清楚，”埃蒂轻轻地说道，“他受了不少

罪，不是每个小孩都会死而复生的。而且就像罗兰说的——谁要打倒他，谁就终将懊恼。”埃蒂停下来，不再推动轮椅，用手臂抹了抹额头的汗，又看看罗兰，说道：“这片无名城郊还有人住吗，罗兰？还是都搬光了？”

“是的，有少数人还在，我知道。”

他何止是知道；当他们沿着光束之路跋涉时，好多次都有人暗中偷窥他们。有一次，是一个惊惶的女人，怀里搂着两个孩子，挂在脖子的吊带里还裹着一个婴孩。还有一次，是一个年迈的农夫，半人类半变异，一根颤巍巍的触须垂在嘴边。这些人都躲在树林和高高的草丛里，注视着他们的进程，但埃蒂和苏珊娜一个都没有看到，甚至都没有感知到罗兰确信存在的其他人。埃蒂和苏珊娜还有好多要学的。

不过，看起来他们至少学到了一部分所需的技能，因为埃蒂现在发问了：“奥伊一直在闻我们后面的人，就是他们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罗兰犹疑着要不要补充一句，说他敢肯定古灵精怪的貉獭奥伊还在琢磨别的事，但终究决定不说。枪侠独自闯荡天涯太久了，许多年里都没有卡-泰特作伴，他已经习惯了把自己的判断留给自己。如果卡-泰特要被维系得团结有力，这将是必须改掉的习惯。但不是现在，不是在这个清晨。

“我们继续前进吧，”他说，“我肯定杰克在前头等我们呢。”

2

两小时后，依稀有了正午的光感，他们费力地爬上一段上坡路后停下来，俯瞰一条缓缓流淌的宽阔大河，河水灰蒙蒙

的，在阴郁的天空下像锡铁一般。他们所在的河西北岸有一间谷仓式的建筑物，漆成了扎眼的亮绿色，绿得像尖叫，冲着暗哑的天空。入口处的栈道直接通到河面上，立在河水里的木桩也漆成同样的绿色。有两根立柱上拴着一根粗缆绳，系着一条大木筏，九十乘九十英尺，显得非常宽敞，漆成了红黄相交的条纹图案。木筏正中间竖着一根高高的木桅，但看不到有帆。木桅前摆着几张柳条凳，正对着他们所在的岸边。杰克坐在凳子上。他的身边，坐着一个戴草帽的老人，松松垮垮的绿裤子，脚蹬长靴，上半身穿着一件薄薄的白色衣物——罗兰觉得那大概是一种紧身衣吧。杰克和老人好像在吃粑粑客^①，那东西立刻让罗兰的口水激增。

奥伊在他们身后，站在欢快条纹图案的筏子边沿，全神贯注地盯着自己的倒影看。也可能看的是悬在上方、横跨河面的铁缆索道的倒影。

“那就是外伊河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埃蒂笑了，“你说为什么^②；我说为什么不呢？”他扬手挥臂地吆喝起来，“杰克！嘿，杰克！奥伊！”

杰克也向他挥手，尽管大河和岸边的木筏远在四分之一英里之外，但他们的眼睛都够尖的，都看到了男孩露齿而笑。

苏珊娜用双手拢在嘴边喊道：“奥伊！奥伊！快过来，宝贝儿！到妈妈这边来！”

奥伊发出了类似吠叫的尖叫声，眨眼间就跳过木筏，冲进了谷仓式的建筑物里，又从另一边冲出来。它跑在上坡路时，

① 粑粑客是罗兰的世界中一种类似于三明治的食物。

② 外伊（Whye）的发音恰似“为什么（Why）”。——译者注，下同。

双耳紧贴脑袋，带金圈的眼睛闪着亮光。

“慢点儿，小宝贝，小心犯心脏病！”苏珊娜喊了一声，大笑起来。

奥伊却好像把这句话视作冲刺的口令了。不到两分钟，它就来到了苏珊娜的轮椅边，刚跳上她的膝头又蹦下来，喜悦地看着他们几个。“奥兰！埃德！苏兹！”

“你好啊，史洛肯先生，”罗兰说，他母亲给他读过一本《史洛肯和龙》，那是他第一次听到以这个古老的词汇来叫貉獭。

奥伊抬起腿，灌溉了一小片草地，又扭头看向他们走来时的路，嗅着空气，眺望着地平线。

“它干吗老这么干，罗兰？”埃蒂问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但他差不多已经知道了。是那些老故事书里说的吗？不是《史洛肯和龙》，而是类似的某本书？罗兰认为是的。刹那间，他想到了绿色的眼睛在黑夜里警觉地瞪着，不禁周身寒战——准确地说，不是出于恐惧（当然，或许也算是部分的原因），而是因为他想起了什么。然而，记忆转瞬即逝。

如神许意，必将有水。他心里想着，但当埃蒂问“什么？”他才意识到自己说出了声。

“没什么，”罗兰答道，“我们去和杰克的新朋友唠唠嗑，如何？说不定他还有一两只耙耙客呢。”

埃蒂顿时面露喜色，他早就腻味了难以下咽的干粮，他们管那玩意儿叫“枪侠款墨西哥玉米饼”。“好哇，这就去！”他说着，看一眼晒黑的手腕上莫须有的假想表。“我的天呀，刚好是大餐时段。”

“闭嘴，推车，宝贝儿。”苏珊娜说。

埃蒂闭嘴，推车。

他们走进船屋时，老人坐着；他们走到河边时，老人站着。他看到了罗兰和埃蒂的枪——檀木手柄，大口径的精铁枪筒——他瞪大了眼睛，然后屈下单膝。那天很安静，罗兰当真听到了膝骨嘎巴作响。

“您好，枪侠，”他说着，将因关节炎而肿大的拳头触在额眉之间，“向您致敬。”

“快请起身，朋友。”罗兰说着，心想，但愿老人真的是友非敌——杰克好像是这么认为的，罗兰已经可以信赖他的直觉了。更别说貉獭也信了。“请您起身。”

老人起身不易，埃蒂迈前一步，搀了他一把。

“感谢您，年轻人，谢谢啦。您也是枪侠吗？还是学徒？”

埃蒂看了看罗兰。罗兰没有表态，埃蒂只得扭回头看着老人，耸耸肩，咧嘴笑。“要我说，两者兼有吧。我叫埃蒂·迪恩，从纽约来。这是我妻子苏珊娜。这位是蓟犁的罗兰·德鄯。”

摆渡人瞪大了眼睛，“是蓟犁吗？您说的是蓟犁？”

“是蓟犁。”罗兰肯定了这一点，顿感心头一阵悲凉，他始终无法习惯那种酸楚的感觉。时如逝川，恰如他们面前的这条河，除了流逝再无其他。

“请上船吧。欢迎欢迎。这位年轻人和我一见如故，已经成朋友啦。”奥伊踏上了大木筏，老人弯腰摸了摸貉獭抬起的小脑袋。“我们也是朋友，对不对？你还记得我的名字吗？”

“毕克斯！”奥伊欢快地答完，又转身面朝西北，耸起鼻端，带金圈的眼睛凝视着标志光束之路的浮云。

“你们想吃点儿吗？”毕克斯问他们，“我只有些粗陋的简餐，虽然不多，但我很乐意与诸位分享。”

“多谢了，”苏珊娜说，她望了望悬在高空、斜越过河面的索道，“这是个摆渡口，对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杰克说，“毕克斯告诉我对岸有人住。不算近，也不太远。他认为他们都是些和善的农夫，但不太往这边来。”

毕克斯下了木筏，走进了船屋。埃蒂等了一会儿，听到老人到处翻找的响动，便倾下身子，轻声问杰克：“他没问题吧？”

“他挺好的，”杰克说，“我们要走这条路，而他也乐于送人渡河。他说，好多年没人过河了。”

“一定有很多年了。”埃蒂表示赞同。

毕克斯再次出现时，拎了一只柳条篮，罗兰赶忙接过来，要不然这个跌跌撞撞的老人准会一头栽进河里的。没多久，他们全都在柳条凳上坐下了，大口咀嚼填了某种粉色鱼肉的粑粑客。调料加得恰到好处，很美味。

“要是喜欢，你们把这些都吃了吧，”毕克斯说，“河里的线鳎多得是，大都是地道的鱼，遇到变异的我就扔回河里去。以前，我们得到的指令是把坏鱼统统扔到岸上，以免它们继续繁殖，有一段时间我挺守规矩，但现在……”他耸耸肩，“要我说，该怎么活就怎么活。作为一个活得够久的人，我觉得我有资格这么说。”

“您多大年纪了？”杰克问。

“好久以前我就过了一百二十岁了，后来忘了算日子，也就记不清了。门这边的时间很短，明白吧。”

门这边。某个老故事的印象再次骤现，让罗兰心头一动。然后那印象消失了。

“你们是跟着那个走吗？”老人指了指天上的云带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去卡拉？还是更远？”

“更远。”

“要去大黑暗地吗？”毕克斯好像觉得这是很神奇的事，同时也觉得困惑。

“我们有自己的行程。”罗兰说，“摆渡人先生，您送我们过河，想要什么酬劳？”

毕克斯笑了。笑声真嘶哑，但也真高兴。“没地方花钱，要钱也没用，你们没有牲口，而且事情明摆着：我的吃食都比你们的多。你们可以吩咐我，强令我送你们过河。”

“决不会的。”苏珊娜一脸惊讶。

“我知道。”毕克斯说着，向她摆摆手。“土匪才会那样做——一旦过了河，还会把我的筏子一烧了事，而真正的枪侠决不会做那种事。我想，女枪侠也不会的。女士，您看起来没有带武器，但女人的事，谁也说不准呐。”

听了这话，苏珊娜淡淡一笑，什么也没说。

毕克斯转身对罗兰说：“你们从刺德来，我知道。我听说过刺德那儿的的事情，那是个了不起的城市。我知道刺德的时候，它已经开始颓败，变得古里古怪了，但仍然是座了不起的大城。”

他们四人交换了一个表情，那是只有卡-泰特之间才懂的

无声意念。那是个阴沉的表情，尽显“悲憾”——这个古老的中世界词语意味着遗憾，也暗示了悲伤。

“怎么了？”毕克斯问，“我说错什么了吗？要是我问了不该问的，敬请你们原谅。”

“没关系，”罗兰说，“只是，刺德……”

“刺德已是风中的尘埃。”苏珊娜说。

“唉，”埃蒂说，“确切地说，不是尘埃。”

“是灰，”杰克说，“像在暗夜里发红光的余烬。”

毕克斯暗忖片刻，慢慢地点了点头。“反正我早晚会听说的，或许你们可以在个把钟头里说一点，能说多少算多少。反正，过河起码要一个钟点。”

5

他们都忙着要帮忙，但被毕克斯喝退了。他说，这是他的分内事，他也照旧做得动，只不过不如以前那么利索了，想当年，两岸各有几家商栈、几个农场长相往来。

反正也没多少事要做。他从船屋里搬来一把凳子和一只大锚栓，再爬上凳子，把锚栓悬在桅顶，再把它勾到索道上。然后，他把凳子放回屋，又带了一把Z字形的金属大扳手出来。带着某种仪式感，他把它放在木筏另一头的小木架上。

“谁也别把那东西踢下水，否则我就永远回不了家喽。”

罗兰蹲下身，仔细看了一眼，又叫埃蒂和杰克也来看。他指着刻在Z字最长一边上的字。“上面写的，是不是我想的那样？”

“没错，”埃蒂说，“北方中央电子。咱们的老朋友。”